

【论 文】

“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

《益世报》1939年1月1日《星期评论》。

顾颉刚

年来最痛心的事情不是九一八，因为这正是给我们一个觉醒的机会；也不是七七和八一三，因为这正是给我们一个复兴的机会。敌人对我们虽然惨酷万状，弄得我们死亡流离到这等地步，究竟为了百年大计着想，这个痛苦，我们值得忍受。世人说得好，“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我们在这次战事中的损失是有形的，可以补偿的，而得到的利益则是无形的，享受不尽的。我们觉得最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帝国主义者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传播进来，我们上了他们的当，随使用了。大家日日在嘴里说，又在笔下写，这几个名词就起了极大的分化作用，仿佛真把土地和人民划成了若干部分，要做团结的功夫就增加了许多困难。这不能不责备我们知识分子的糊涂，以致国家陷于空前的危险。

这分化的新名词有好几个，现在先说“中国本部”。这名词可以说没有一本地理教科书里没有，已经用得烂熟，大家觉得是天经地义了。但我们试问读者，什么叫做“本部”？诸位一定会说是十八省。我又问，这个本部是哪一个朝代的本部呢？想来诸位就不容易回答。

现在我们试来查一查自己的历史。战国以前，所谓华夏的人民只住在黄河的下游，当然和这个“本部”不合。到了战国，燕赵两国向北边开疆拓土，占据了现今的满洲和蒙古一部分地方（满洲、蒙古本只是种族之名而非地方之名，其所占据的地方也绝不似后来这么大；为方便计，姑用俗名来称古地，请读者勿误会，下同），已经轶出了十八省的疆界，当然也不是。说是秦罢，秦不但奄有燕赵之地，而且南立象郡，即今安南，当然更不对。说是汉罢，汉不但继承秦地，而且东境至于朝鲜，西境至于葱岭，哪里配合得上？汉后中国土地分裂了数百年，不必提它。到隋朝统一，疆域较汉虽小，然而满、蒙、新疆的一部分地方还是有的。到了唐朝，武功赫奕，边境上立了四个都护府，安东府在今朝鲜，安南府在今安南，安西府在今新疆，安北府在今外蒙，哪里像这所谓“本部”的迫狭。就是不提这带有羁縻性质的四都护府而只说那时中央直接统治的十道，那么现在阴山之南号称内蒙的许多地方也都包括在关内、河东和河北三道之中；在新疆设立的伊州、西州、庭州，也都属于陇右道呢。唐后统一的朝代是宋，宋的疆域最小，不独故意放弃了云南，而且燕云十六州（即今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依然割与辽国，还够不上这个“本部”。再说是元罢，元的领土最大，跨有今欧亚二洲，更非这“本部”所能赅。就使撇开四汗国不谈而只讲忽必烈一系的疆域，那么，他们的岭北行省即今蒙古，辽阳行省即今满洲，甘肃行省兼包今新疆，云南行省兼包今缅甸，而征东行省又辖了朝鲜。再看明朝，那时的疆域虽小于元而大于宋，西南至安南，东北至满洲，直到清太祖立国时现在的辽宁省还是明朝的。所以从古至明，少数朝代不及所谓“中国本部”大，多数朝代则都广于所谓“中国本部”，而绝没有一个朝代其疆域广袤恰合于这所谓“中国本部”的，这真正是铁一般的事实！

说到这里，或者有人要插口道：十八省是清朝的制度，所以“中国本部”也就是清朝的本部，何须远徵博引！我对于这质问，将决然答道：这是不对的。如果清朝确有所谓“本部”，那么清朝是由长白山兴起来的，长白山一带乃是他们的本部；即清太祖夺了辽东建立盛京之后说，清朝的本部也只限于今日的东三省，这“本”字无论如何轮不到十八省。即使再退一百步说，清朝肯把“发祥”之地除外，确指不是他们本土的十八省为“本部”，那么，拿清朝的地图来看，现在的热河省即是那时直隶省的承德、朝阳等府，察哈尔省的南部即是直隶省的宣化府，绥远省的南部即是山西省的归化和萨拉齐等厅，宁夏省的东南部即是甘肃省的宁夏府，青海省的东部即是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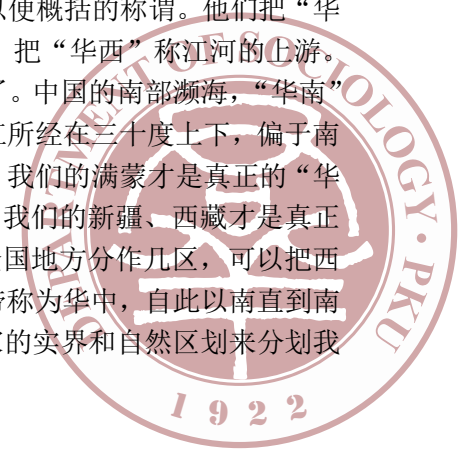
肃省的西宁府，新疆省的东北部即是清朝中叶甘肃省的迪化州，割给日本的台湾也即是清朝末叶以前福建省的台湾府，何以清朝十八省内的土地就有许多不算在“本部”之内的呢？而且热、察、绥、宁、青的建省都是民国以来的事情，何以在清朝算作“本部”的到民国建省后就不算作“本部”，而日本人遂有组织某某伪国的计划和酝酿呢？

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作“本部”，中国的各个地理学家也不曾设想某一部分国土定为“本部”，在四十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本部”的称谓，然则这个名词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消说得，是我们的邻邦的恶意宣传，用来欺骗我们的。他们的宣传达到中国之后，我们就上了当了。大家感觉得“本部”的地方是我国本有的，是痛痒相关的；除了“本部”之外原是杂凑上去的，有之固然足喜，无之亦不足惜，“任它去罢”！于是由得他们一步步地侵蚀，而我们的抵抗心也就减低了许多了。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究竟创始于谁人的笔下？此间书籍缺少，无从稽考，只知道我们的地理教科书是译自日本的地理教科书，而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现在我们把这个杜造的责任加在日本人的身上，决不冤枉。我们只要看他们的首相田中义一给昭和天皇的奏章上说，“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的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等尽力研究中国历史，无不以满蒙非中国之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就可见出日本的博士们是怎样的伪造历史或曲解历史来作窃夺我们的土地的凭证，而帝国大学把他们所造的谣言发表于世界也就是用作侵略的前驱，并不是提倡纯正的学术研究。自从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譬如一个人捉到一只蟹，把它的八条腿折断两条，它固然伤了，却不是致命之伤。如此中国人觉得尚可忍受，外国人觉得尚可原谅，而日本人的阴谋就得成遂，九一八的事变于是乎在充分准备之下显现了。

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造的名词，亦译“中国本部”为“China Proper”，这或者是不谙悉远东的历史而有此误会，或者也含些侵略的心思而有意替他们推波助澜，仿佛说，你既吃了蟹腿，我何妨也折两条尝尝，反正不致马上断送它的生命的。所最不该的乃是我国的知识分子，自己尽量受他们的麻醉还不够，更替他们到处宣传，弄得这四十年来我国人自己著作的许多史地书里无不写上“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习非成是，只要受过小学教育的同胞们的髓里也不深印着这个名词，住在十八省中的人民的眼光只注在“本部”，而许多边疆地方真就渐渐地不成为中国的领土了！因为这样，所以田中的奏章上又说，“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中国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唉！中国学者，中国学者，你们无论在知识上、在良心上都真不反对矢野博士研究的结果吗？所以我说：我们最痛心的不是九一八和八一三，只有学者们的不耐烦思索，以学得几个新名词为时髦，又相率轻信不疑，引起了民众的随声附和，直至中了敌人的诡计，危害了国家的前途而尚不觉察，才是真正该痛心的事实！

跟着“中国本部”的名词而起来的，又有“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等名词。外国人既把“中国本部”当作了中国的全部，于是又划分了这几个区域以便概括的称谓。他们把“华北”称黄河流域，把“华中”称长江流域，把“华南”称珠江流域，把“华西”称江河的上游。这种迷离恍惚的名词天天在报纸上登出，大家也觉得是不成问题的了。中国的南部濒海，“华南”一名固然定的不差，但中国位置在北纬十五度至五十三度间，而长江所经在三十度上下，偏于南部，称为“华中”实不适当；至于称黄河流域为“华北”，太荒谬了，我们的满蒙才是真正的“华北”，为什么要把北疆移到中部来呢？“华西”一名也同样的不对，我们的新疆、西藏才是真正的“华西”，为什么要把西疆移进来数千里呢？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全国地方分作几区，可以把西伯利亚以南至阴山以北称为华北，阴山以南至淮河、秦岭、岷山一带称为华中，自此以南直到南海称为华南，从阿尔泰山至喜马拉雅山称为华西。我们应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划来分划我



国的全境，而不该颠预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到敌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中消失了。

总之，我们必须废弃了这些习用的名词始能保卫我们的边疆，保卫了我们的边疆始能保卫我们的心脏；我们也必须废弃了这些习用的名词始能开发我们的边疆，开发了我们的边疆始能达到全国的统一。否则如不幸而我们的边疆完全被侵占，敌方帝国大学里的教授们又要造谣言了，他们会从我国的《书经》、《诗经》、《春秋》里找出许多证据来作证明，说真正的“中国本部”只有黄河和渭河的下游，即现在的陕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 and 山东西部这一块地方，其余都是蛮夷戎狄所在，也就是当时的边境；他们可以索性把中国的疆域恢复到夏、商、周三代去（孟子早说过“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抹杀了所有战国以下的历史。倘使他们果真这样造出一番新理论来，他们的有凭有据可以远过于现在所谓“中国本部”。到那时不知道他们的首相是不是又要奏给天皇，说中国的学者们觉得他们的某某博士等研究正当，所以依然不反对他们的立说？想到这里，总不教人痛断了肝肠！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名词必应废弃的，就是“五大民族”，让我下一次再谈。

二十七，十二，二十三。昆明

【论 文】

中华民族是一个

《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边疆周刊》第9期

顾颉刚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昨天接到一位老朋友（傅斯年——编者注）的一封信，他报了一腔爱国的热忱写了好多篇幅，大意是说：“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

我在这一个多月来，私人方面迭遭不幸，弄得奄奄无生人之趣，久已提不起笔管来。读到这位老友恳切的来信，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使我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今天一早就扶杖到书桌前写出这篇文章。

我在西南还没有多走路，不配讨论这个问题，但西北是去过的，满、蒙、回、藏各方面的人是都接触过的，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在西北时，也曾把这些意见说出写出，但到了西南之后还没有向人谈过。去年年底替《益世报·星期论评》写过一篇《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在篇末说：“还有‘五大民族’一名，它的危险性同‘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一样，让我下次再谈。”现在就趁这位朋友给我的刺激，写出如下。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从文化来说，那时的文化中原高而边方低，所以那时的执政者期望用同化的方法：“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研究《春秋》的学者也常说“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一方面称赞管仲，说：“微

